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集



乔雪竹著 ● 迷雾

花城出版社

总 序

于幼军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启发民智、积累文化、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综观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文豪辈出、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担负起激浊扬清、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我们的作家、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

新时期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满腔

热情地投入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这套《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的面世，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相比，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拔尖人才还不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因此，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功底深厚、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两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充分调动起作家、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同时，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的机制。

然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不断深入实践、深入生活，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

创作源泉；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及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力戒浮躁，精益求精，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惟有这样，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蓬勃兴旺；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春意盎然。

序

这里的故事全是关于草原、山林和湖泊的，是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草绿、湖蓝和雪白。这是天边外的颜色，也是我青春的颜色。

这都是我年青时的故事，或者是我年青时写的故事。故事的颜色还在，但青春不再了。

但那颜色呼唤着我，唤我重返天边外，重写天边外的故事。像以前那样写，但要写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与以前已完全不一样了。

天与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有道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自然要变，或者说，是因为道变了，而天便变了。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又有什么必要说清呢？

但天边外，那颜色是否会亘古不变，草绿，湖蓝和雪白？——我把它们叫作白三兰，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地毯的名称，因为思念那天边外的颜色，我便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那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铺上这种叫作白三兰的地毯。每当夜深赤脚踏上它时，魂魄便在天边外梦游了。——这却使我揪心地思念。草绿、湖蓝和雪白，那天边外的颜色，若不变，这便是上天的怜悯了，若变，那便是

上天的无奈，我又奈何？

于是，我想写了。再写，但不似以前。

于是，先打发出这本年青时的集子上路，不年青的我随后就到。

乔雪竹

·九九八年二月

农历戊寅年正月于芳谷

目 录

总 序.....	于幼军(1)
序.....	(1)
天边外.....	(1)
在查干陶拉盖草原上	(60)
初雪微融的山林	(95)
葬 礼.....	(110)
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	(121)
今夜霜降.....	(154)
迷 雾.....	(181)
过 客.....	(239)
波莱罗舞曲.....	(258)
荨麻崖.....	(289)
附 录.....	(316)

天 边 外

—

售票口仍然紧闭。他看了看表，走出了候车室。

车站外，是一个不大的广场，周围是寥寥的几盏路灯，中心是寂寂的一个花坛。花坛上几株干枯了的波斯菊的断茎在风中嘶嘶地抖着，诉说着，夏天也曾像一个中途下车的旅客，在这里歇过它温柔的脚步，然后又甩手径自走了，留下这些衰草败花，作为她青睐一闪的纪念，和来年再会的许诺。这许诺在随之而来的肃杀的秋风的逼迫下，和漫长的冬天的考验中往往显得那样难以置信，轻薄得像枯茎上挑着的那张包食品的破纸，但她实际上会践约的，人们筑起这座钢筋水泥的高坛加固了对她的信念和期待。从那高高的路灯杆上洒下的光线，还没等照射到地面，就被风尘刮走了。悬在广场上空的，只是几团昏黄的灯晕，犹如几斑没有被刮尽的油彩，在深灰色的幕布上隐现着，增加了夜色初降的朦胧和迷离。而那一俟夜晚降临便在站前冒出来的小摊贩们，一个个点燃了嘎斯灯，啾啾地在寒风中冒着雪亮的光焰，插在自己的篮子上，车上，和擎在手上，将过往的行人的脸照得惨白。难得有买主在他们摊前停留，他们也不固定呆在一个地方，提篮推车，

在广场上转悠着，叫卖着，追逐着等车的旅客，像召唤知己一样地摆手召唤着他们，然后推心置腹一般地推出自己的货色，往人家怀里硬塞……。广场，像一只捉摸不定的盘子，随着夜色的展开，在寒风中旋转着。

只有他，伫立不动，站在车站侧门的一阶冷清的高台上，眺望着这座城市——

这就是在火车快进站时，列车广播员犹如朗诵一首长诗一样地向旅客介绍的那座城市：大兴安岭中的林都、林海中的明珠。它的地理环境何其的遥远，它的历史背景何其的悠久，它的资源何其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的民族何其的众多，“如磐石般的团结，如鲜花般的灿烂”……。那时，火车正从一座朴素的桥上驶过，桥下的水是平淡的，桥本身更为无奇，在天际铁灰色的暮云的压迫下，城市的轮廓只像一座内地普通的镇子。广播员描述“林海、雪原、人参、鹿茸、飞龙、杜鹃……”的激情的声音，像蜃景一样地，在窗外掠过的光秃秃的山岭，和铁路沿线被煤烟熏黑的木房子上空飘散……。但她的解说，仍然使人感到鼓舞，是因为列车播音员为她的朗诵配了一首节奏欢快的歌曲：“高高的兴安岭呀一片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呀勇敢的鄂伦春……”这真是一首洗尘的歌子，令人耳目一新，身心愉快，顿扫漫漫旅途的困顿，旅客们由不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哼哼呀呀地整理着包裹，鱼贯走出站台，充满自信地步入边塞小城的荒凉寂寞的生活中去，——当然，这是指从哈尔滨开来的那趟车上的内地乘客而言，要是从沟里开来的车上下来一个孩子，一出站，却会感到眼花缭乱，神昏气短呢！“妈呀！贼大个屯子嘛！”

要鉴赏这座城市的美，非得要有土生土长的生活，或者是超凡脱俗的学识，或者是伟男人般广阔豪迈的气魄，或者是痴女人般从一而终的情操，要有孩子似的赤子之心，要有老人的沧桑的阅历，要有把这一切统统积累在一起的全部人生。半个人生也行，

只要你囊括了个中的全部滋味。个中的滋味……？有谁能说得清？他吗？是的，他！但他决不说，这样的人决不侈谈人生。

他只是这样地望着，冷静地眺望。冷静地欣赏。冷静地爱。只有他能这样，——在火车中转的地方，在命运中转的时候，在深秋，在夜。只有他！

他能认得出这个城市最古老和最新式的建筑，那一排半塌陷的低矮木屋，雕花窗栏已经落到了地面，但俄罗斯风味犹存，那是一百年前两个俄国人沃伦卓夫兄弟的事业。新建的宾馆大楼已鹤立鸡群地在城市上空耸着它摩登的轮廓，但被岁月侵蚀的马椎却仍半埋在宾馆前面的广场上，时不时地绊人一跤，借此让他回顾一下荒蛮的开拓者的历史。从火车站延伸出去的一条大道的两旁，铺排着三个百货公司、一个电影院、一个医院和一所邮电局，形成了一条市中心大街。白天这条街上车水马龙，还跑着一辆铮光耀眼的大玻璃窗的公共汽车，使得这座城市从根本上区别于普通的大集镇，倍增了繁华的成色。但夜晚它是凄冷的，像一条灰色的冰河划开黑黝黝的房舍的阴影。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屯子里来的马车驶过这些沉睡的老街时，那哗哗的马蹄声和车夫一明一灭的烟头，听起来和看起来颇有点美国西部片的味道。一座不大的红砖楼朴素地隐匿在黑暗中，只是它有几扇窗子永远通宵达旦地灯火通明，从里面传来急促的达达的声响，那是这座城市的独一家报馆，夜间收录着来自北京的电传新闻，然后印成报纸，散发到茫茫林海中去，它是这林都的喉舌、脉搏、现代化的窗口……

哦，只有他能洞悉这座城市！

当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兴安岭来当教员时，就是先在这个车站报到，然后再转车到边境线上的额尔古纳，一辆雪橇来接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这高台上眺望，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中心大街，一条铺满冰雪的小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一排俄国移民，他们喝醉

了酒，敞着怀，挽着臂，跺着脚，唱着歌，阻挡了他坐的雪橇。他快活地望着一片莽原，呼吸着充满冰雾的空气，胸中突然荡漾起格林卡的旋律，他也像喝醉了酒一样，挥舞着帽子和他们一起唱了起来……。那时离现在不到二十年，也差不了几个年头了。

二十年，这里起了一座城，人口十万，二十年，他仍是孑然一身，独往独来……

二十年的时间真是一晃就过——他看了看表——可为什么这次中途换车的时间却长得难熬，还不该卖票吗？！他突然感到无以名状的焦躁，雅兴全无，扭身就往候车室里走。进大门的时候，为了闪开一个小贩，他撞到一对正在开门的男女身上，他们手里的提包重重地碰在他的膝上，他“哎哟”了一声，那两个人一回头，他的心猛跳了：他和谁相撞了？他和他的青年时代相撞了！那男的活脱脱的就是年轻时代的他呀，并肩走在身旁的女人正是活脱脱的琴妮……

哦，琴妮！他的心痛楚地叫了。

“呀！撞着你啦？对不起！”那女人赶快跳下一级台阶，扶住他的胳膊。仰起脸来，眸子闪动着，关切地查看他的表情：“痛吗？”

“不。”他揉了揉膝盖，借此把胳膊从女人手里抽开了。

他避开这女人的目光，但他已经把这女人看清了：一件并不肥大的军大衣，松松垮垮地穿在她的身上，显见掩盖在里面的是一个颇长而柔软的身躯；一条质地极好，色调柔和的白羊毛围巾，温暖地裹住了她的颈子，连同她的肩膀；光洁的黑发直直地垂在肩膀上，没有任何卷烫修饰的痕迹，却淡淡地散着一股幽香，正是他竭力忘怀，已经忘怀，却又重新撩乱了他的那股气息……

她的同伴也一步三阶地奔他而来。这男人同样穿着一件旧大衣，要裹住他宽阔的肩背，这大号的军衣略显窄小，便索性敞着怀，露出里面厚实的毛线衫，显得很英气。

“怎么啦？”这位伙伴急切地冲到他跟前，手里拎着的提包又

重重地碰了他的另一个膝盖，“哦，对不起！”这慌慌张张的男人，把手里的背囊放在地上，抱歉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没有什么。”他直起腰来，他和这男人一样的身材，一样的个头，一样的刮净了的络腮胡子，只是对方的额头比他要开朗，皮肤也滋润。这不仅表明对方比他年轻，还表明比他过得舒适。他也看清了两次打击他的那个背囊里放的是什么“武器”，——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

“你们是记者？”他问。

“是的。”他们释然地点点头。

“去参加鄂伦春人的节日？”

“对。”他们感到愉快了，为他这种和气的态度，为他能透过这两件土里土气的军大衣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很想和他攀谈两句。“您怎么知道的？”那女记者问。

“要是我没说错，那你们就快去买票，一天只有夜里这一趟车，”他挥着手打断了他们的话头：“赶不上就得在这里冻一宿了。”

“噢——冻一宿挺可怕的，是吧？”女记者一边笑着问，一边朝她的同伴打了个哆嗦，仿佛她已经冻了一宿。

“也不一定。”他淡淡地说，催促着他们：“但你们还是走吧。”

两个记者友好地和他告别。女记者把温暖的小手掌递给他：“再见。”

“再见。”

哦，她不是琴妮。但他和琴妮分手时也是这样说着：再见；意思是说：永远不再见了。

两个记者小跑着进了候车室。他看着他俩的背影，自己的脚步却再次在门口滞留——

哦，琴妮！你和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她和他呢？为什么你不能陪我在这条路上走？走一生，或者，走一次也好。一次也没有。你始终蜷在上海那个“大世界”里，从来没有到过“天边

外”这个小地方……。“天边外”？你想得出的好名字啊！

“那个天边外的鬼地方，想想就够了。你要不调回来，我就不需要你了。”——这是你从始至终讲的一句话。起初是开玩笑地讲，后来就讲得当真了，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你哭着、喊着、吵着、闹着都要讲这句话，最后这句话就成了离异的理由。

连女儿也变得像你了，她小心翼翼地躲着一两年见一次的爸爸，晚上和妈妈偷偷地嘀嘀咕咕：他，外地人，这次不晓得带来了几只天边外的动物来？呀呀呀，吓死人……。她指的是虱子。

可小的时候，她是专门要听爸爸讲天边外的动物的，每每是讲熊，他在小床边蹒跚着脚步，学着狗熊踱来踱去地逗得女孩子直笑。他还逼真地比划着大狗熊打架之前如何先拔树，开辟战场——这叫“先拔一个场儿”——他对孩子说……。琴妮往往绷着脸出现在身旁，喝斥着女孩子该睡觉了，并指责他：这样的故事会让孩子夜里作恶梦。女孩子乖乖地躺下了，他悻悻地离开了。在他推门出去的时候，女孩子会突然睁开眼睛叫住他：“……最后一个问题，爸爸！那大狗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作梦？……”

长期的分居，彼此的失望和冷漠，使他早就不再重温初恋的旧梦，他也不愿像朋友们那样刻骨清晰地分析琴妮的世俗——当初她之所以和你结合是因为什么什么；现在她和你离异是因为什么什么；中间她和你不合不离又是因为什么什么——他认为这样分析的本身也是世俗。庸俗的莠草把生活的田地整个埋没了以后，干吗还要指责理想的种籽不肯萌发。特别是对女人，女人终归是可怜的，琴妮毕竟也陪上了青春，虽然她修饰起来仍不见老，但毕竟不年轻了。她从来没有洋溢过像那去参加鄂伦春人节日的女记者那样的青春气息，虽然她年轻时比那女记者还要漂亮，但她没有女记者那样美丽的青春。因为她没有远走天边外的翅膀，她到死也没有天边外的见识。也许这正是她的福分？可怜的女人！

这次他和琴妮彻底地分手了。这条把他和上海连结起来的温

情脉脉的纽带断了，他回乡的念头也从此断了，他将永远地留在天边外了。

不知是这样一想冷了心肠呢，还是夜深，秋深，到底是天冷了，他打了一个寒战，意识到时间不早了，赶快冲到候车室里。已经开始售票了，原先挤坐在长椅上的乘客，全拥向了售票口。他找到了队伍的末尾，看着售票口人头攒动，那排在前面的男记者被人群挤过来拥过去的，女记者干站在一旁着急，虽然自己还排在他们后头，却着实地为他们焦虑起来。这时广播里传来了列车已经从前一站发出的消息，队伍拥挤得更厉害了。

只见那女记者从人群中把她的同伴拉了出来，让他看着东西，自己抖了抖头巾，扬了扬头发，径直地朝铁路警察走去，说了几句话，掏出了记者证，又嫣然一笑——得了！这就是车票，这就是通行证，凭这笑容，她可以在大森林的冰雪道路上畅行无阻。铁路警察连看都没看就把证件还给了女记者，然后招呼着那个男记者一同进入了值班室。几分钟以后，这两个记者已经从值班室的另一扇门直接进到站台上，透过进站口的玻璃窗可以看见两个记者悠闲的身影……

他发现自己却丝毫没有动窝，队伍从他前面的那个人断开了，而那旅客也正痴呆地望着女记者的身影，嘴角僵持地撇着，像是嫉羨，又像是辛酸，也像仇视，也像茫然。

“走啊，你！”他着急地推了推前面的旅客，那旅客回过头来，困惑地望着他。

“走……啊？”对方用一种游移不定的口气，小声地重复着、琢磨着、反问着：“往哪儿……走？怎么……走？”

“发癔症呢？”他不由得紧盯着这位旅客的脸。又是一张熟悉的脸，但他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这是一个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姑娘，她的穿着入时，甚至可以说有些大胆：她从头到脚用从南到北的时下流行的服饰杂

乱地武装起来，产生强烈的不谐调感，这说明她算不上一个时髦女郎，而只能算一个追求时髦的女郎。这种外在的审美上的粗糙和仓促，使人窥到她内在情绪上的不安定。最使人不舒服的是她的发式：可以想见她进理发馆前曾经在橱窗前眼花缭乱地选择了一种最美丽的发式，（但她犯了大多数女人的通病，没有弄清发式的美丽主要取决于头发下的脑袋。）也可以想见无论你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脑袋，到了理发师手里都会变成一锅蒸的卷子，或是一个刨子下的刨花，千篇一律的波浪……。但现在已经谈不上什么发式，焦躁枯涩的发卷被风吹得蓬乱，更显出她风尘仆仆，一脸倦容。一脸倦容的脸就值得多描述了，因为它本身值得多看：一个鼻子两个眼、五官、线条，上下横竖，无非是组成一个“倦”字的象形文字，使人看过一眼再也没有看第二眼的兴致——看的人也倦了。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倒是她提的那个大红人造革的皮箱，上面有铮亮的镀镍的锁和饰片，还有几个根本不适用的小轱辘，在水泥地上一拖就嘎嘎刺耳地响，皮箱上耀眼地印着烫金的“禧”字。这使他陡然想起：正是这个大红提箱一路上挤压着自己的瘪黑皮包，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这里。也就是说，这箱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和自己一样从家乡走向这天边外的人……。但他不敢贸然地下结论，或许她是从另一个天边外回归来的女人呢？不知为什么他有这种预感。凭着他走南闯北的经验，他感到这不是他生身的第一家——那种江浙城市的姑娘，倒像是他生活的第二家乡，大兴安岭的山沟里的姑娘。虽然她穿得很洋气，但正和那穿得很土气的女记者一样，本色的东西他总是一望即知的，只是他一路上没有去望她而已。

现在他更没有兴致去望她——就在这么一会儿，队伍拉开的距离更长了，他俩排了半天仍然是末尾，并且离售票口的距离更远了。

他不耐烦地催她往前走：“你看你看，这些在我后面的人都夹

塞到你前边去了！”

姑娘听了此话反而又倒退了一步，闪开队伍，仿佛是说：你也可以往我前头插嘛！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火车即将进站的预报，进站口的门敞开了，售票口的人蜂拥了起来。

他不能磨蹭了，越过姑娘就挤到人堆里去，等他接近窗口时，扭过身来伸出手臂：

“钱！”他招呼着老远不动的姑娘。

“钱？”那姑娘下意识地摸着口袋。

“买车票的钱！我替你买车票！”他在售票口前的人堆里艰难地支撑着，像夏季公园里的游船一样，在码头前被众多的游船拥来挤去，靠不拢岸。而那姑娘始终没掏出钱来。

他急得喊：“说！你到哪儿？我替你垫上！”

那姑娘不仅不说，反而又倒退了几步，大红提箱的轱辘刺耳地响了几声。

这时火车轰隆轰隆地进站了，震耳欲聋的嘶鸣使整个候车室都震荡起来。售票口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进站口，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一下子宽敞起来的售票口前，低头朝售票口里喊着：“快！两张，一张额尔古纳，一张……”又抬头朝姑娘喊着：“快！你到哪儿？”

售票员从小洞里眯着眼睛，嘲弄地看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推出了一张票和找剩的零钱，“啪”地一声关闭了售票口。

再也不能等了，他拿着票和钱扭身就朝进站口奔去。他要是一直往里奔就好了，检票员也像短跑终点的掐表裁判一样，催着这旅客抢最后的这几秒钟。但他回了一下头……

“我去三叶河！我去三叶河！我去三叶河呀！”

他看见那姑娘奔到售票口前，发狂地敲着紧闭的售票口的小门。就在这一瞬，那姑娘的眼光和他相遇了，当他冲到进站口时，

那嘎嘎的提箱轱辘声在他身后响起来了。

检票员挥手让他直奔火车，随后在他身后关闭了栅栏门，但他的脚步迈不动了。……

“等等我呀！”那姑娘隔着关闭了的栅栏门一手扯住他的皮包带，一手推着拦阻她的检票员：“我们是一块儿的……”

火车“咣当”起动了，又是震耳欲聋的嘶鸣，又是车轮掀起的旋风，车窗一扇一扇地掠过站台，将进站口栅栏里外的一男一女的脸晃得苍白。一扇飞速掠过的窗口里清晰地映出了那两个记者的身影，而那女记者一定看清了他，手指着玻璃喊了句什么，眼睛和嘴巴都因诧异睁得大大的……

列车化作一串珍珠消失在弥天大夜里。

“你！就是你！”他吼着：“你不想走，还不叫我走！”

这句话刚一出口，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声音格外地响，就像在一个洞穴里发出来的一样，竟然还有嗡嗡的回音。他四下里一看：候车室里早已空空荡荡，这今晚最后一班列车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车站，不仅候车室里空无一人，就连候车室外的广场上也阒无人声，那些像从地里冒出来的小贩又像钻回地底下一样销声匿迹了，只有满地被遗弃的毛咯（葵花子）皮儿、烟头、碎纸和杂沓肮脏的脚印，被灯照着，被风刮着。风显得紧了，灯显得暗了。留待给候车室里的这一男一女的，是徒然的四壁，是漫漫的长夜，是重重的心事，是陌生、冷漠、委屈、抱怨，甚至仇恨。

“算我倒霉！”他忿忿地咽下一口气。毕竟不能对一个姑娘发火呀，何况不认不识，怪自己多管闲事罢，亏得自己还是常出门的人呢，连这点世故都没有。他在这条铁路线上跑了这么多年，这是头一次被误在中途站上。

“也罢，尝尝睡冷板凳的滋味吧！……唉，什么滋味都得尝啊……”他一面安慰自己，一面走向候车室的一角，用大衣将自